

# 韦 庄 诗 初 探

张天健

韦庄是晚唐颇负盛名的诗人，又是五代花间派中成绩显著的词人。五代后蜀韦毅的《才调集》，遍选唐代各家诗歌一千首，独韦庄诗选入六十三首，居全集之冠。诗人自己也颇为自信地说：“我有诗歌一千首，……班班布在时人口”（《气彩笺歌》），足见韦诗影响之大。韦庄的词，在文学史上有较高的地位，文学史家往往因词忽视其诗作。但对韦词也有一种传统的偏见，因韦词十之八九见于《花间集》。“花间”所选的词大都是“镂玉雕琼”“裁花剪叶”（欧阳炯《花间集序》）之作，象温庭筠等因袭齐梁宫体、六朝赋而来，于是“花间”被看作只是为“绮罗公子，绣幌佳人”作“清绝之词，用做娇娆之态”（《花间集序》），弄得名声不好，似乎韦庄的品德也因之成了问题。韦庄还写过一首叙事长诗《秦妇吟》，当时虽属名篇，却因为伤及席卷唐王朝的农民起义军，被简单地列入“反动诗歌”，连同其余诗歌也遭到了厄运。所以长期以来，未见有专文论及韦诗，这是不公允的。现就韦庄诗歌的两个重要方面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 韦庄诗歌的思想内容

（一）“伤时、伤事、更伤心”构成的感伤诗

韦庄字端己，生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卒于前蜀武成三年（910年）。唐昭宗乾宁元年进士，授校书郎。晚年仕西蜀王建，

官至吏部尚书兼平章事。虽然时间不长，却政绩显著。据《蜀梼杌》载：“建之开国制度号令刑政礼乐，皆庄所定。”《唐才子传》亦云：“建开伪蜀，庄托在腹心，首预谋画，其郊庙之礼，丹书敕令，皆出庄手。”

春晚，风暖，锦城花满。狂杀游人，  
玉鞭金勒，寻胜驰骤轻尘，惜良辰。

这是《河传》词的上阕，可以看到当时成都繁华的景象和安定的局面。他仕王建为记室时，曾弹劾借故扰民的县令说：“正当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疮痍之后，复作疮痍”（《唐诗记事》），传为一时名言。他出任台辅，于“武成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楼肆赦。以韦庄为吏部侍郎，张格为中书侍郎，并平章事。因谓曰：‘不恃权，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蜀梼杌》）。这都是他“有心重筑太平基”（《长年》）的具体表现，故为史家所称颂。

韦庄的大部分生涯是在晚唐度过的。那是一个由衰弱急遽走向灭亡的时代。唐朝在黄巢起义前，中央大权早已移于豪强军阀之手。大权旁落，藩镇多不奉命；战乱频仍，黎元无以聊生。唐王朝腐朽衰弱，无力回天。韦庄幼居长安，继寓下邳，又处鄂杜，虢州，频繁迁居，深受乱世生活的影响。据载：韦庄少孤，家贫力学。“数米而炊，秤薪爨而”，“一子八岁而卒，妻敛以时服，庄剥取以故席裹尸。殓讫，擎其席而归”（均见《太平广记》）。他的好友贯休说他“修补乌皮几，深藏子敬毡”（《禅月集》）。贫困俭

朴，每况愈下，生计相当艰虞。他进取功名异常执着，其原因有二：《蜀梲杙》《通鉴》《唐诗纪事》和《十国春秋》均称庄为宰相韦见素之后。唐代是深重门第的社会，高贵门第的后裔与落拓穷蹙的现实，这就更能激起诗人的耻辱感和奋进心，冀挽颓倒的门楣。为生计所迫，欲进起功名，以摆脱困窘。然而，“帝里无成久滞淹，别家三度见新蟾”（《冬日长安感志寄献虢州崔郎中十二韵》）。频繁落第带给他更不幸的遭遇，而四十五岁应举又逢黄巢起义，陷了皇都长安。由于他的阶级偏见，不理解义军的创举，便举家卷入“避地”的离乱痛苦生活之中。他在浪迹天涯的岁月里，写下了大量的感伤诗，反复吟咏自己“流离漂泛”的哀愁。“避地移家远，天涯岁已周”（《避地越中作》），“回首烟树各天涯，婺女星边远寄家”（《夏口行寄婺州诸弟》），都是他离乱的实录。五十三岁寄居婺州有诗云：“乱觉乾坤窄，贫知日月长。”“卒岁贫无褐，经秋病泛漳”（《和郑拾遗秋日感事一百韵》）。足见其客处中贫病交加的苦况。他回旋万里，求仕、求安、求食，结果仍是失意北归。韦庄诗结集为《浣花集》，十卷中有九卷是中年后的作品，正是他个人饱尝离乱漂泊的生活写照，也是时代折光的射影。

韦庄的诗几乎都带有或浓或淡的感伤。他的《旧里》诗沉痛地写道：

满目墙匡春草生，伤时伤事更伤心。

车轮马迹一时尽，十二玉楼何处寻？

“伤时伤事更伤心”，是他生活经历的概括，也是他诗歌的基调。再看《中渡晚眺》：

魏王堤畔柳如烟，有客伤时独扣舷。

家寄杜陵归不得，一回回首一潸然。

这首诗语意清新，情致凄婉，说透了伤时之感。

他伤于事，在《秦妇吟》中多有流露，但常常反映在诗人自身的事件中。例如他在《辛丑年》里写弟妹相失又相逢：

田园已没红尘里，弟妹相逢白刃间。

西望翠华殊未返，泪痕空湿剑文斑。

深沉的感伤，即使相逢的欢乐，也在“白刃间”的伤痛之中。何况还有天子“蒙尘”未返的眼泪？庚子离乱一事，使他有家国沦破的伤痛。沧桑变化，寓目缘情，谷云谿鸟，红稻锦鳞，都成了他感旧伤事之作。这类作品有时流露韦庄不满农民起义的情绪，应当仔细地加以分析批判。

至于伤心之作，在他频频的落第里反映最明显。如前所述，黄巢起义以前，他已“别家三度见新蟾”“郟说丹桂无人指，阮籍青襟有泪霑”（《冬日长安感志献虢州崔郎中十二韵》）。真是伤心有泪，惆怅无涯。更有甚者，他在饱经离乱之后，再到长安，五十八岁应举又落第了。使他“依旧涕潸然”（《癸丑年下第献新先辈》），伤心至极。韦庄是有才之士，虽然他追求功名，带有个人要求的鲜明色彩，但也反映了统治阶级不以才取士的弊端。

韦庄在大量的登临赠别，行旅奔波中倾吐无尽的感伤。他感今怀古，他写景叹时，他思国还乡。韶华已逝堪伤，故人不见堪伤，乡书难寄堪伤。他的感伤诗，大都围绕自我抒发感慨，调子低沉，胸野不宏。他不是把全部热情用去关切人民的命运，而是对唐王朝垂危的局势和个人的遭遇发生无限的感慨和忧伤，局限性很大。但我们也应看到，他五十九岁才中进士，在这以前，流离漂泊了大半生，很少和官僚往还，与之酬答的大都是时运难济的秀才、山僧、旧知等等，生活使他备尝了时代的痛苦。从这方面说，他的感伤诗歌应属于时代压抑的产物。他个人的幽怨离愁，客观上批判了这个可诅咒的时代。

也许有人会问，他浪迹江南的生活里，不是有过“满楼红袖招”“醉入花丛宿”的浮荡欢乐生活吗？他纵情声色，真正是寻欢作乐吗？并不尽然。他离乱中见到江南相比

较下的繁盛太平，使他沈溺心醉，但是纷扰的政局，流落的生涯，又使他心伤。他写道：“伯伦嗜酒还因乱”（《时卜居兰芷村居留别郡中在仕》），“但将竹叶消春恨，莫遣杨花生客衣”（《题袁州谢秀才所居》）。他在忧伤中寻求解脱，在失意中寻求豁达。他还说：“雨花烟柳傍江村，流落天涯酒一樽……正是中兴磐石重，莫将憔悴入都门”（《江南送李明府入关》）。“刘伶避世唯沈醉，宁戚伤时亦浩歌”（《云散》）。可见他纵情声酒不是没有原因的。

## （二）同情人民疾苦的骚雅诗

论及韦诗，披沙拣金，可以看到他一部分非战、为民请命、抨击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的诗。如《悯耕者》：

何代何王不战争，尽从离乱见清平。

如今暴骨多于土，犹点乡兵作戍兵。

黄巢起义失败，接着是藩镇割据，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人民苦不堪言。他多么希望海晏河清，让乡民不再充作戍兵作战；他诅咒可恶的藩镇豪强，频繁征战，深切同情死难中的人民。而他的另一首《虎迹》，则用隐喻手法写出：

白额频频夜到门，水边踪迹渐成群。

我今避世栖岩穴，岩穴如何又见君？

这是借虎为患，隐喻战乱中官军肆虐，人民走投无路的苦境。“频频”，言劫掠之繁，“渐成群”，言洛中军旅多。人民逃避兵锋，栖身岩穴，何其痛苦？末句以冷峻的激情反诘，寄寓着诗人深深的愤慨。在韦诗中，象这样大胆鞭挞官军的诗篇是少见的。他在《旅次甯西见儿童以竹枪纸旗戏为阵列主人叟曰斯子也三世没于阵思祖父仇余因感之》云：

已闻三世没军营，又见儿孙学战争。

见尔此言堪恸哭，遣予何日望时平。

诗题犹如小序，把饱经战争苦痛的人民欲以战争方式来对付战争之意说得很明白。诗人非战，慨之以伤，表达了他盼“时平”

的强烈愿望。他的伤时之作《关河道中作》又说：

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

平生志业匡尧舜，又拟沧海学钓翁。

诗人伤怨唐王朝之意，溢于言表。他先伤“流似箭”的时光，继以“岂知”二字，说破他对唐王朝的幻想——“天道曲如弓”的现实。伤中带怨，时不我与，有谁能识得“平生志业匡尧舜”的韦端己呢？至此我们可见诗人这类较有意义的诗作，愤怒、鞭挞、怨诽等等，虽不是金剛怒目式的迸发，却深藏骚雅之讽。

他对豪门贵族的荒淫生活也有揭露，常常在诗中把过去闻现实加以对照。“当年人未识兵戈，处处青楼夜夜歌”（《过扬州》），启发人们追源祸始，加以批判。再看他有名的《惜春》：

昔年曾向五陵游，子夜清歌月满楼。

银烛树前长似昼，露桃花里不知秋。

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

天日乱离俱是梦，夕阳唯见水东流。

腐朽的统治者们，歌乐太平，荒淫岁月，不知居安而思危。“乱离”与“夕阳”的强烈对照，在深沉的感伤中寄寓着批判。另一首《陪金陵腐相中堂夜宴》更有鞭挞意义：

满耳笙歌满眼花，满楼珠翠胜吴娃。

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间富贵家。

绣户夜攒红烛市，舞衣晴曳碧天霞。

却愁宴罢青蛾散，扬子江头月半斜。

这首诗就诗人所见所闻所感，侈写达官贵人沉缅于歌舞酒色的腐朽生活。“满楼珠翠”拟人，用以同古代吴越美女“吴娃”比较，不言淫乱，淫乱已在其中。末句写自然景物暗示亡国的恶兆，寓意颇为深刻。有时，诗人又变换手法，以铺张的描写，直刺豪门贵族。例如：《观浙西府相暇》：“十里旌旗十万兵，等闲游猎出军城……归来一路旌歌满，更有仙娥载酒迎。”且看，贵族们一类是放纵游乐，奢侈田猎；一类踏花寻乐，如此无聊。

诗人对丑类的揭露是深刻的。

韦庄对底层妇女深表同情，与达官贵人的态度截然不同，这是难能可贵的。他在未致仕以前，曾写过一首《女仆阿汪》：

念尔辛勤岁已深，乱离相失又相寻。

他年待我门如市，报尔千金与万金。

诗人对女仆不轻不慢，且能感激图报，态度是诚恳的，秉性是善良的。即使他晚年入蜀当了王建的宰相，也没有改变同情底层妇女的态度。如他在《伤灼灼》一诗的小序中说：“灼灼，蜀之丽人也，近闻贫且老，殁落于成都酒肆中，因以四韵吊之。”诗云：

常闻灼灼丽于花，云髻盘时未破瓜。

桃脸慢长横绿水，玉肌香腻透红纱。

多情不住神仙界，薄命曾嫌富贵家。

流落锦江无处问，断魂飞作碧天霞。

诗中描写一个美丽正直的女子，不到“破瓜”（十六岁）之年，便流落风尘直至老死酒肆中的悲惨遭遇，倾注了诗人无限的同情。又以灼灼“多情不住神仙界”“薄命曾嫌富贵家”的赞语，对这位风骨凛凛的女性表达了敬慕之情。

韦庄这部分诗歌具有社会意义，值得一读。

### （三）关于长诗《秦妇吟》

《秦妇吟》是一首瑕瑜互见的叙事诗。全诗238句，1666字，堪称冠绝唐代最长的诗篇，在当时家传户诵，颇有盛名。因诗中对黄巢起义军多所诋毁，建国以来研究者们大都讳莫如深。如何认识诗人和这首长诗呢？这是论及韦诗颇为重要的问题。

这首诗通过丧乱漂沦中一个女郎的口述，客观地记叙了黄巢义军进入长安后和“官军”反复争夺“皇都”的史实。从内容看，韦庄写了起义军石破天惊的声威，写了唐朝土崩瓦解的现实，反映了动乱中人民的痛苦，也流露了作者仇视黄巢义军的情绪。种种复杂的感情，交织在诗中。

农民革命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黄巢

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堪与日月争辉，为世代代的人民所景仰。作者面对无可争辩的现实，也作了一些较为真实的反映。请看他写义军惊天动地的声威：

轰轰巍巍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

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洞。

雄师进入长安，气势如雷，震撼了“皇都”，决定了唐王朝灭亡的命运，显示了义军的威力。

在这场伟大的革命风暴中，王公贵族们惊惶失措，土崩瓦解。请看：

居人走出半仓皇，朝士归来尚疑俟。

是时四面官军入，拟向潼关为警急。

……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这后一联，是《秦妇吟》中的名句。据五代人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时人为此欣喜，誉韦庄为《秦妇吟》秀才。可见黄巢起义军对反动统治者的致命打击是深得民心的。与此相反，那些王公贵族，却为此感到“垂讶”，大有问罪之意，这恰好说明“内库成灰”“天街暴骨”是颇有分量的。韦庄怕“公卿”问罪，竟有“讳”意，不许将这首引人注目的长诗传给子孙，“以此止谤”，所以他的《浣花集》都不敢收入，直到近代才在敦煌发掘出来。这是一首有历史价值的诗篇。

诗人还借一个老翁对自己不幸遭遇的倾诉，集中反映了人民在战乱中的苦难：

千间仓兮万斯廩，黄巢过后犹残半。

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

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

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似卷土。

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残年一身苦。

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

朝饥山中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

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在官吏的一片咒骂声中，也透露了黄巢“遇民于路，争行施遗”（《旧唐书·黄巢传》）的事实。韦庄写“黄巢过

后犹残半”，对义军虽有贬损，但也证明他们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并非以掠夺为事。而残暴肆虐的“洛下师旅”却在“村坞”耀武扬威，“罄室倾囊”。诗以鲜明的对比，使我们看到当时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不是黄巢军队，而祸根在于疯狂掠夺百姓的官军。

无庸讳言，诗人完全是站在维护衰颓的唐帝国的立场上的，他对黄巢起义军的革命暴力作了恶毒的歪曲和夸张。他极力“暴露”起义军的“残忍”和“野蛮”，他恶意嘲笑黄巢在长安建立的农民政权。诗中有三处骂义军为“贼”，还有六处喻义军为“狐精”“鼠魅”“妖精”“寇盗”“狂寇”，作者仇视义军的反动思想和那些诬蔑性的言词，理应受到批判。

纵观全诗，从内容看，主调是反对农民起义的，但也有可取的一面，不应简单斥之为反动作品。从艺术性看，它突破前人而更具有宏大的规模，不失为一幅描写农民战争的长卷。全诗布局合理，结构精密，叙事生动，形象鲜明，尤值得借鉴。

## 韦庄诗歌的艺术特色

(一)醇情。韦诗情真、情浓，有真情实感，诗从心河流出，毫不矫饰。如“千蹄万毂一枝芳，要路无媒果自伤”（《下第题青龙寺僧房》）言落第之情；“方愁丹桂远，已怯二毛侵”（《和薛先辈见寄初离怀即事之作二十韵》）是叹老之情；“灯前一觉江南梦，惆怅起来山月斜”（《含山店梦觉作》）写羁旅之情；“却到山前事事非，谷云谿鸟尚相依”（《鄂杜旧居二首》）吐怀旧之情；“摧残不是当时貌，流落空余旧日贫”（《投寄旧知》）书漂泊之情；“一曲离歌两行泪，不知何日再逢君”（《衢州江上别李秀才》）倾惜别之情。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韦诗就是由自身经历所感，然后使真情自然流露。他把身之所遭，

目之所及，心之所感，都付之于情，做到了“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在“情”字上，他还诉诸多种表现手法，哀乐倍增。如他及第后出关本为喜事，又遇朋友东吴生更喜，他却说：“十年身世各如萍，白首相逢泪满襟。”相逢之乐，却在“泪满襟”的悲哀之中衬托出来。有时，他又寓浓于淡，写出醇情，更是佳作。如《日本国僧敬龙归》：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住扶桑东更东。

此去与师谁共与，一船明月一船风。

宋人张载曾言：“赠别之诗，当写不忍之情，方见襟怀之厚”（《诗法家数》）。这首诗字面全无离别之言，惜别之泪，而不忍之情，惜别之意，在淡淡的画面中，异常醇厚、深切。

由于韦庄经历了人世的艰辛和困苦，幻想的破灭使整个世界在他眼里失去了明丽的光辉，宛如一片斜阳笼罩，他的诗里用“夕阳”特别多。《才调集》里韦庄的六十三首诗中，竟有十首用了“夕阳”之类的同义词。无论在红楼绮阁，在山野荒村，在歌舞筵前，在离别道中，仿佛“夕阳”都影随着他。采用“夕阳”作景言感伤之情，情景妙合。韦庄仿佛用诗歌给自己、给社会唱伤歌。往事的再现能使他倍觉当前遭遇的不幸，同时当前的不幸遭遇也逼使他去追忆往事。这种现在和过去交织的苦闷，又溶进未曾泯灭的幻想中，有如晚照晴岚，使他伤时伤事更伤心的诗歌哀而不暗。诗僧皎然曾说：“情多而不暗，暗则蹶于拙钝”（《诗式》）。韦庄的诗抒情而不暗，情浓而不艳，醇情自然，这是其特色之一。

(二)清丽。清人赵瓯北有云：“自中唐以后，律诗盛行，竞讲声病，故多音节和谐，风调园美”（《瓯北诗话》）。韦庄的诗的确要算音节和谐，风调园美。他的诗通俗易懂，流畅自如，很难找到奇崛句，没有滞塞感。他编选《又玄集》，就申说其艺术宗旨：“但撷其清词丽句”（《又玄集序》）。清

丽，也体现了韦诗的艺术特色。他遣掇词语丽而不艳，清而含情，构成了一种清茜温馥、隽逸可喜、平朴自然的诗风，接近白居易。他的《浣花集》里就误入有白居易的诗篇。在晚唐诗家中，韦庄堪称独树一帜的重要诗人。他的艺术有别于温（庭筠）杜（牧），不同于李（义山）许（浑）。明人胡应麟针对晚唐诗坛说：“俊爽若牧之，藻绮若庭筠，精深若义山，整密若丁卯（许浑）”（《诗数·外编卷四》）。未注意韦庄的清丽，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缺漏。韦诗在下字造语时，特别注意声清词丽。宋人严羽说：“下字贵响，造语贵圆”（《沧浪诗话》）。韦庄的某些诗虽用典，却圆转响亮，无斧造之痕。如“应刘去后苔生阁，嵇阮归来雪满头”（《过樊川旧居》）。读来如无故实，只觉脱语天然。在韦庄大量清词丽句的感伤诗中，最为脍炙人口，也为历代名家所选的，是他那首《台城》：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诗先言景物：江雨，江草，啼鸟，勾勒出古都金陵如画的风貌。然而“六朝如梦”，暗示繁华退尽，一切皆空。前两句由景生情，“鸟啼”着一“空”字，感伤已隐蓄其中。后两句进一层。柳本多情，《诗经》有“杨

柳依依”，早已取譬为言情之物，这里却把有情之物比之以无情，借以反衬人之多情。这就是清人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其哀乐”（《姜斋诗话》）。江雨、江草，啼鸟，全然不管人事变迁，它们自落，自绿，自啼，已够无情，诗人再深转一层，用“最是无情”写那长条及地的垂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借所见抒所怀。他还在另一首《金陵图》中写道：

谁谓伤心画不成，画人心逐世人情。

君看六幅南朝事，老木寒云满故城。

看来，不论是“烟笼十里”，或者“老木寒云”，都词清句丽，骨重神寒。不言山河破碎而深藏故家零落之感，写得十分空灵。

韦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诗人。他对自己一生的漂泊之苦，他对功名执着的追求，他对黄巢义军的敌视，他对末代唐王朝的幽怨，他对豪贵藩镇的愤懑，他对人民生活的关切，都用大量的诗歌反映出来。就其艺术成就而言，历来有较高的评价。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则不能简单地肯定，也不能简单地否定。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真地加以分析研究，然后决定去取。



## 这个“却”字怎讲？

夏业昌

在《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林教头接受了看管草料场的差使以后，对李小二说道：“今日管营拨我去大军草料场管事，却如何？”这个“却”字该怎么讲？一般古汉语字书都以先秦、两汉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所以用它们所列的义项来解这个“却”字，都不贴切。根据《水浒》对“却”字的习惯用法和本文的上下文意，这个“却”字是指代“管营拨我去大军草料场管事”这件事，应该讲作指示代词“这”。从下文李小二的回答也可得到印证。李小二说：“这个差使又好似天王堂”。“这个差使”就是回答林冲问时，对问题主词“却”的复述。

在《水浒》里，“却”字用作指示代词比较普遍，如：第八回中陆谦道：“只就前面僻静去处把林冲结果了。”董超道：“却怕使不得”，“却”，指代结果林冲之事。第二十一回宋江道：“你女儿忒无礼，被我杀了！”婆子笑道：“却是甚话！”“却”，指代宋江所说杀了阎

婆惜的话。第二十四回中王婆夸奖潘金莲“好个精细的娘子！不惟做得好针黹，诸子百家皆通。”西门庆道：“却是那里去讨！我大郎好生有福！”“却”，指代潘金莲这样的人。第三十一回中的武松到了张都监后花园墙外，“却是一个马院。”——“却”，指代这个地方。其它类似的例证还很多，此不一一列举。

还应该指出：在《水浒》中，“却”字用作指示代词，不仅表近指，同时也表远指，如：第五十六回中汤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曾见来，端的无比，先父常常称赞不尽。却是放在何处被盗了去？”“却”，指代雁翎锁子甲。这里是“那”的意思。

总之“却”字在《水浒》中用作指示代词，十分活跃，有时代人，有时代事，有时代物，有时代地，要联系上下文意，仔细分辨，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